

卷四五

書影

A large, stylized seal script character '書' (Shu)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character is rendered in a bold, blocky style with thick strokes and is enclosed within a square frame. The frame has rounded corner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o the left of the character, the characters '書影' (Shu Ying) are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smaller, more fluid seal script.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
方此爲劣今一桐孫烏有
揚雄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
之理卽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
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按
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鈎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
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
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卽黃
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
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
以爲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
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巔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亘
數里樓臺繆葛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
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蕪山市同化城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
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
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
爲公允直當著爲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
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
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朱僊然
不可跡矣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
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

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宛若無人。既
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
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
陶夫婦云。按此卽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
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
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
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琦舉衆內附，自言生
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土如其請，此
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
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
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
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見韓詩外傳。○
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
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
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
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

臺改滅明祠祠璫。視大昌泚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爲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爲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萼。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爲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壑。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爲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

讀金滕耶。或書緯云然。

予鄉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休。然無其字。久乃知爲及也。秦以市賣。多得爲及。及。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

龍涎香真者。雨中焚之。輒燭爆。有聲。以此爲驗。

京師一老中貴爲予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予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爲弗祥。旣割。乃審爲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煙驟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卽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干寶搜神記。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土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未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詩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逼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竟傷鬼。殆二妙也。

汴梁閩司。爲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剗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閩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劍。右見劉敬叔

異苑。魚腸形也。兔腸豈真鐵乎。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錄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下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譎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搗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冤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爲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其不能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爵爲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松也。美人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美人也。惟今賊旣向化。不久卽復其本形。是真能化者。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耶。弗許。見揮麈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爲賢者避嫌怨耳。且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臯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爲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誦矣。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蔡照之。見劉向別傳。不知與天祿孰是。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
 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
 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
 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鑿。載常州太平
 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
 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
 雞跖集。武彛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彛
 志。漢以乾魚祀武彛君。見漢郊祀志。尚書。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綸。投帶。茲與眾連。注。服瑣細布。織

為連瑣之文。綸帶。緡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
 字不定。宜此為正。

相傳人家粘画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
 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
 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
 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
 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書影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畫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畫梅，故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旣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贗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垕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睂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獰耳。勿論真贋。卽真出休公手。亦何

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垕畫鑒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為郭忠恕畫，或即賢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之。古人虚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漸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絹畫之潤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韓晉公滉。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夕陰。騰隴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綃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辨。且詫余曰。君常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予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糜耳。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秋。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閭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污濁所溷矣。此最悞論。女閭七百，蓋亦陰寓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爲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已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傳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菴。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熟，胷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

力爲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爲鑄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鰓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鰓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泅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鰓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鰓魚。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鰓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

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畹以鮮鰓來

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鰓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鰓，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鰓爲奴耳。其人曰：昔人

鰓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粵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爲白小詠矣。然皆

無賴掛襆所爲，稍持戒律者，卽委頓不至藉經言爲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竟鬼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此。

乃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餒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

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予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椽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畱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日。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瓊褥，錦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徽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爲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見多不育，故產蓐之家，慎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往爲產媪携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爲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庖，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庖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庖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爲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爲然。夫忍於殤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

尚不爲况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不。願。其。流。毒。深。遠。繼。此。而。後。也。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爲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語殆爲太倉新安發。蕭伯玉曰、近時爲文、工爲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既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商丘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爲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

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
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
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
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乎諸子
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
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
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
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
文穆天子傳猶義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
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
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
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
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
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
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
相遭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

夜以一吟耳。悽兮目。賦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耀爲也。今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縠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有能禦水者。否耶。嗚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爲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僮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

索洛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竟也。真舖糟歎瀉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有士紳家自作粗麴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闈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也。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罇罍雅潔。

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

書影
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炙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燂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內丘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闕、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傾瓜瓢酒五經去、予有深卮、隸事瓜瓢酒、小雪畱人栢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齶齒蒼音、嗚嗚唱梁州調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爌、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卽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卽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成籍、幼時太常公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成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畱以警吾子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爲療妒羹，詞皆縟麗可觀，卽無其事，文人遊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真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

果有揚子雲否。並真娘墓。吾亦疑之。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隸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爲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侂胄之黨爲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侂胄之黨有爲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紊謬如是也。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爲

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子連搦之李將辭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強拉童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含章輩見而心惻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禱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懾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部爲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鬱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

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狐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為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此真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為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為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做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論，余鄉夏邑人，工為詩，有西園公子集，少

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臯，冒伯慶，當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甚衆，伯慶守師說，抗詞抵牾，憤楚人之訾謗，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夫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夥，曠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樽櫨棖闕，流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甕，今人類疑是甕，不知甕也。吳人謂甕曰甕，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爲文，以品韻爲主，而次公專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龐之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呂豫石司農爲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璧爲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板，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爲師傳，侈其化後，騎後覩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真。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刪去。以存此老真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齒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踪跡平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旣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

須揮毫運腕。耶子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爲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褰羶緣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

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類。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口目。而施苞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昭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罌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爲糞脯。大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眈而睨。聳身搏之。旣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

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卽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戲。若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何歟。虎傾精於茲。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詭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

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
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
者非文也縱橫押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
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
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
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
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場茸厭
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
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

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
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

有爲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
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
實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
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
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
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
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

因樹屋書影

第四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饑，民皆食鴈糞。御史陳登雲曾封進以聞。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

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事所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爲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况過此以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爲錄遺。時予以濰邑令。分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闈中卷無踰此者。擬元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遠。題破誤作聖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第二卷。正堪元。不如以此爲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議。予獨任之。予固爭以爲不可。因卽塗乙置之。

公大爲惋惜，因欲以爲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爲元。卽王君斗樞也。時分試諸君，咸謂元旣屬予，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公固爭之，謂不以爲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爲副首。撤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之子也。予以闈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真異人哉。因亦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卽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

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闈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漪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旣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爲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瞽，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瞽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爲允高卜妾。

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過濰城。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歸。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爲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瞽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爲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劊。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劊。前後凡十三劊。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劊。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

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媪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坐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隣。錢翁。沈媪也。頃之。兩人續以蓋。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卽錢翁。沈媪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媪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椽。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跨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椽。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宵無人。三尸

書影
卷之五
六
因樹屋

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樗屑翁媪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舩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遂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嘆曰：

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固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榜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乃踉蹌携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闖者。拘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携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警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携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爾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訥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成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妻相抱。痛哭矣。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

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
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
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
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
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
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
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
爨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
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
成往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
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
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
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
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畱意憂不得妻耶
乃叩首曰予所賣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子我
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
金吾儕落鬼得金卽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
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畱公所公但爲我覓

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所愧於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子。毋獨恃子。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室。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荅。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携子。先懇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裏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

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笑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售身於吾。爾

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偕還此二十金。卽以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嫗。將軍不

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申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資。族子利之。戚以爲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予爲之記。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予竊疑之。以爲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卽伯魚早夭。亦不失爲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

婦皆不能爲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辯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傳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辯。然此頒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士。所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卽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於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其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况於伯魚乎。况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

爲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
卽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
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
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
言法駕出、例以鹵水洒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
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鹵爲之始、以其
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

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
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
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白社初開士
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
如登羣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
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
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
後余官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予戊子北
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予至之日、卽

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贈於若撫者、卽付其子爲含殮費、申霖臣謂若撫若忍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其子藏之家、聞中徐興公前輩、與若撫爲通家好、亦有若撫詩鈔、興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爲亡友鐫行於世、太冲爲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璫禍殞身、太冲年十六、常刺血上書爲父白寃、時謂忠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秦伯伯彛、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魯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巖之譜、頓足恨嘆、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覩白日、不爲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
頰。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
雲霧擁溢。鬱勃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爲仙去。予
向疑耽畫者飾之。今繙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
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則莫月鼎。冷啓
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特其撒
米。狡獪之一技耳。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
人血氣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
日生明。又行進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
精血。隨月爲增減。雖無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
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時一至者。余里
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不則孕
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箏。楊柳黃。擊棒壤之
語。風土記曰。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可長
尺三四寸。博藝經曰。長尺四。濶三寸。將戲。先側
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擊中壤。敲之中

者爲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杲卿等擊壤於路。吳盛彥賦曰：以手中之壤擊地下之壤。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屬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潤三寸者。蓋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爲一。遂令後人不知爲何物矣。潤三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地。以棒擊之。壤上之木方躍起。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後擊者。

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爲。必非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爲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擊壤之戲。堯民有擊壤之歌。遂附會爲野老之戲具耳。有見韓滉擊壤圖。但作含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爲。

魚生之類。若彈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皆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卽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幽。按杜鵑凡啼皆北向。生子百鳥爲之哺。客言百鳥爲哺。豈亦欽是古帝。竟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爲何情。以子規與孀婦。意深矣。

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曰。革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爲世之辯朱陸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閩曾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學甚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鬩然而佐鬪而腐儒里師狗。

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齎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爲世旣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爲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畛分而滋。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宁僚。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

書影
務爲連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
向如噐竹之必範噐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
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
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
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
中載所爲考亭者其隣人某旣葬其考作亭於
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卽以考亭顏之復
爲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

集公旣未常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
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
有誤以考爲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爲文
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
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
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
牖如盎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
見以法書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

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鮐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搨，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搨薄側理，既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搨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若今人爲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說合。以法書縑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響有影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般若臺記：鑿烏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

又最高必架木數十丈仰而搨之始可得瘞鶴
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
小舟就石始能搨般若臺予尚能入望過焦山
正江水瀰漫時僧人指示瘞鶴銘處惟從波濤
鏜鞳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
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以示人者異哉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
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蓋鳳丹穴鶡又鳳之
赤者故南方取象鶡火鶡卽鳳也以配龜龍與

麟非鶡鳥也

博物志云鶡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
灰漬雞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卽此耶抑有別術

遂可使成琥珀也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
苗以片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
四寸蓄縮凍虺一旁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
紙地勾圈一就梗漬出皆出人意想外聞一葉
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一葉兩花千枝

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
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
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
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
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酎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
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
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
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
而仍蹈覆轍耶。酎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
然四方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彝。卽取道其間者。
亦但稱霞嶺。俱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
接大竿長之句。閩人异之。蓋未之考也。閩之以
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
綠背有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

鶴爲黃鶴遺種云。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也，噀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爲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爲苦，余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况世人耶。同鄉生大笑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蓋不獨登州爲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叅見於渤海，吳梅村諸公皆有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有山市。東省萊濰去邑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有夔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風微起，則孤山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祠人物，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覩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予爲濰令已卯四月曾一見之常繪圖作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濰兩年餘未一遇也。但海市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木冰亦曰樹介亦曰樹稼寒甚而木冰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一。諺曰樹若稼三公怕以爲應在貴臣又以爲應在甲兵已亥元旦至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室詢之衛士咸曰此豐年之兆也余初疑之繼閱類書載齊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瓮亦

以此爲豐年兆則知衛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爲疑後得徐君義書乃始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木冰樹介霧淞兆豐而木冰兆凶也。曾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於冰上日出飄滿堦庭尤爲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李獻吉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瑤陔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爲豐年之兆

明矣。然皆詠霧淞也。而規之青瑣。爲雙陸之名。閩中獨有紅茉莉。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疆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則知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撩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卽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之骰有二。似與雙陸近矣。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爲一。近徐君義謂李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卽長行。則易安之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

明矣。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卽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爲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典。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爲鬪葉。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驥武。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爲異。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木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爲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
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接置枕中
陳藏器本草砂接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
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
相悅蜀人號曰俘鬱癸辛雜志南丹山中有相
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
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
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背似媚藥無疑然
不知爲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
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
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
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
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元綠珠墜樓圖
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炤盆孩兒圖李
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
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瀟湘逢
故人圖唐人邨田暝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

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按其
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
况觀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画不必驟見夢
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
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
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
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
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
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
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
竝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
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臯至萬曆
二年甲戌則狀元孫繼臯科名姓名皆相照應
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
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
十九名吳興施壽明中萬曆己未會試十九名

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乙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予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晝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朶、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堦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爲不孝戒、

仁和張問渠冢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日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爲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今人皆以橄欖爲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溫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興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卽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醯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僞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醯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醯中，醯中之豆亦必雌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榭樹林，是土人之野蠶。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蛾，蠕蠕然卽散置榭樹上，榭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卽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水。曠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
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
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
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
雄鷄殼也食榭名榭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
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
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篠間不關人力樵牧過
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
焉色不加染黧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
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
不巳萃與紈縠處不巳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
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咏徧滿
巖石釋惟旃峒崕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
洞巉巖殊杳窅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
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
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
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

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略行於世。子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爲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忘其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髯電目，面作松鱗，癭處領左，衣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睨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嘆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笥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穎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爲謀甚奢。常從客謂予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旣徧，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爲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爲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旣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

乎。然爲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子忠爲諸生甚貧。爲文崛奧。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華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逡避不顧。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画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錢虞山

曰。崔子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画摹顧陸。闡吳遺蹟。關范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闕闡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蔣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爲書生。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玫及應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崔君壽。道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橐中。裝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諫垣。數求其画。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浹日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画。画成。別去。坐鄰舍。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筆。玫欣然與之。立碎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禎戊寅。余匏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率州郭宗昌送。

余報國寺古松下，余笑謂詞館諸公公等多玉
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
士也。

倪文正曰：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禹，人之
欲不朽，檜禹甚於存武穆也。

因樹屋書影

第五卷終

人全同學少半尚不端



書